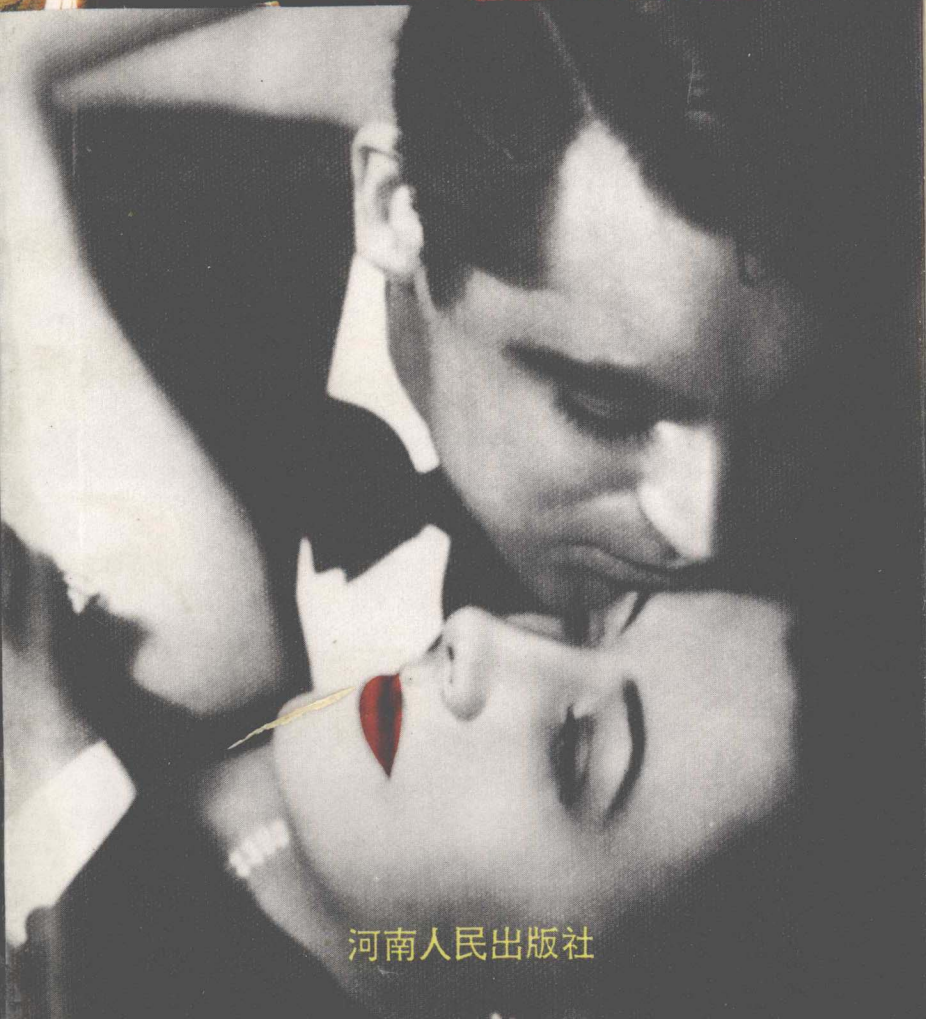


(美)亨利·米勒著
真智超译

北回归线



河南人民出版社

北 回 归 线

【美】亨利·米勒 著
真智超 译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 新登字 01 号

北 回 归 线

【美】亨利·米勒 著 真智超 译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郑州市管城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9.25 印张 字数 20 万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6000 册

*

ISBN7-215-02903-4 / I·381 定价: 7.50 元

内 容 简 介

亨利·米勒的小说大多带有自传性质。他的代表作《北回归线》(1934)，是根据他在法国巴黎的生活写成的。米勒以坦率的风格，按照年代的顺序，用第一人称记叙了他在那儿的真实生活。主人公是个教员，在世界经济大萧条笼罩下的巴黎过着枯燥无味、放荡不羁的生活，精神濒临崩溃的边缘。通过米勒那支尽情渲泄人性自由的传神之笔，读者的眼前栩栩如生地展现出一幅二三十年代当资本主义文明陷入穷途末路时的巴黎风俗画卷，妓女，荡妇，市井无赖，道貌岸然的犹太人拉庇，穷困潦倒的艺术家，信奉将一切美国化的甘地的门徒，被俄国革命逐出皇宫大门的落魄公主……从堪与纽约东区媲美的拉斐特街到迎风蹲伏的巴黎圣母院，从妓馆林立的伏尔泰路到美得让人无缘地想哭的夜色中的罗浮深宫……巴黎曲折迂回的街巷无一不留下米勒心路流浪历程的足迹，流向永恒的塞纳河，既见证了那个时代艺术家苦闷的挣扎，又跨越时空为我们带来了米勒对本真人性的惠特曼式的炽热讴歌和对马蒂斯那般色彩纵流的艺术家使命的苦苦求索。不能不提到的是，由于亨利·米勒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他在文中对性描写的处理略显大胆，为此他屡遭他人误解。《北回归线》一书在六十年代以前在英美一直被列为禁书，遭禁长达三十多年。但是该书自问世以来，屡版不衰

(仅《格拉夫顿丛书》就一版再版达十数次之多)，并被译成多国文字。不少有识之士奔走呼吁，为米勒所蒙受的不公正待遇鸣冤叫屈。时到今日，米勒的作品在欧美国家校园图书馆的书架上仍是青年人的抢手货。米勒对美国文学的影响不容低估，五十年代中期兴起的“垮掉的一代”，在生活方式以至作品的内容、风格方面，都从他的作品中汲取了不少营养。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美国文学始于米勒所做出的意义，也终于米勒所做出的意义。”（劳伦斯·杜瑞尔）

我现在住在鲍格才别墅。这儿纤尘不染，每把椅子放得都是个地方。我们都在这儿离群索居，我们都死了。

昨晚鲍里斯发现身上有虱子。我只好剃了他的腋毛，可即使这样他还是一个劲地痒。在这么漂亮的住处怎么会有虱子？不过这无所谓。要不是虱子，我和鲍里斯恐怕彼此还不会了解得这么透呢。

鲍里斯刚给我总结了他的观点。他是个天气预报家。他说天气将继续坏下去，将会有更多的灾难，死亡和绝望。哪儿都不会出现一丝的变化迹象。时间的癌症正在吞噬我们。我们的英雄要么已经自戕，要么正在自戕。英雄不是时间。我们得跟上脚步，步伐一致地开往死亡之狱。谁也甭想开小差，不会再变天了。

时下是我来巴黎的第二年的秋天。我被派到这儿的原因，至今我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我一文不名，穷途末路。我是活着的人当中最快活的一个。一年半载以前，我自认为是艺术家。现在我再也不想我是什么了。凡是文学的东西皆远我而去。再也无书可写了。
感谢上帝。

这算什么？这不是书。这是造谣中伤，人格毁谤。就一般词意而言，这不是书。不，这是添油加醋的侮辱，劈脸碎

向艺术的一口痰，踮向上帝，人类，时间，爱情，美丽（随你说罢）……裤裆里的一脚。我将为你歌唱，兴许有点儿跑调，但我还是要唱。在你咽气的时候唱，在你肮脏的尸体上起舞……

要唱你必须先张开嘴。你必须有一付肺，外加一点儿音乐知识。手风琴、吉它倒可不必。顶要紧的是要唱。这么往下去就是一首歌，我开唱啦。

泰尼娅，我在为你歌唱。我希望能唱得更悦耳动听些，不过真要是这样，你也许就不肯听了，你听别人唱过，他们打动不了你的芳心。他们不是唱得过美，就是唱得欠美。

今天是十月二十几号，我不再记日子了，你是想说……十一月十四日南柯一梦到今？这当中也有间断，断在梦梦之间，残迹难寻。我身边的世界在溶化，任自时间零落一地，世界是自我吞噬的癌症……我在想当伟穆的岑寂圣临一切，各处的音乐最终都将凯旋般进响。当一切被倒回时间的子宫，混沌将重现，混沌乃是记载现实的乐谱。你，泰尼娅，是属于我的混沌。所以我要歌唱。不光是我一个人，世界也在死亡，在蜕落着时间的肌肤。我还活着，在你的子宫里踢打，这就是值得一书的现实。

瞌睡上来了。爱的生理学。长有六英尺长限茎的鲸鱼，静静然的。蝙蝠——自由的阴茎（法语）。动物的荫茎里都有根骨头。因而，在……上的一根骨头。古尔蒙（1858—1915，法国作家，评论家，）说：“幸而骨状结构在人类这儿消失了。”幸而？是的，幸而。试想一下人类带着根直挺挺的骨头四下走动的样子。袋鼠有双重阴茎——一个平

时用，一个节假日用。昏昏欲睡。一封出自女性之手的来信询问我是否为我书找到了书名。书名？没错：《可爱的女同性恋者》。

你那充满轶事的生活！该句吟自 M·波罗夫斯基。每星期三我和波罗夫斯基共进午餐。由他那干瘪的丑老婆来操持一切。她老婆正在学英语——“猥亵”是她最爱用的字眼。你马上就能看到波罗夫斯基夫妇有多惹人嫌，不过稍等片刻……

波罗夫斯基穿灯芯绒衣服，拉手风琴。无以伦比的搭配，尤其在你认为他是个不赖的艺术家时更是如此。他象模象样地装作是波兰人，可他不是，当然不是。波罗夫斯基是犹太人，他父亲是个集邮家。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蒙帕纳斯人都是犹太人，或者更糟，半个犹太人。卡尔和波拉，克龙斯泰得和鲍里斯，泰尼娅和西尔维斯待，莫尔道夫和露西尔，他们全是，只有菲尔莫尔例外。亨利·乔丹·奥斯瓦德也是犹太人。路易斯·尼克尔斯是犹太人。甚至连凡·诺顿和谢里也象是犹太人。弗兰西斯·布莱克，犹太人或犹太女人。泰特斯，犹太人。这些犹太人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我写这些是为了我的朋友卡尔，他爹是个犹太人。懂得这一切至关重要。

这群犹太人中最招人喜欢的是泰尼娅，为了她，我也不惜去做个犹太人。为什么不呢？我说话的腔调已经象犹太人了，长得又和犹太人一样丑，再说还有谁能比犹太人更仇恨犹太人呢？

薄暮时分。玻璃似的河水，一带印度蓝，树木烁金，几可融溶。铁路在饶勒斯那儿消失在运河里。两边上漆的长长

的履带象是游乐场里的滑轨一样往下跌宕。这不是巴黎，不是科尼岛（美国纽约市布鲁克林区南部的一海滨游憩地带，原为一小岛。）这是所有欧洲和中美洲城市的朦胧的混合物。在我下面是铁路编组场，铁轨黧黑，蛛网般爬伸开去，此非工程师的安排，而是灾变的设计，就象南极冰块上的荒凉的裂隙，被照相机摄取下来，仅有黑灰深浅的差异。

满足口腹之欲是我乐衷的几件事中的一件，可在这幢美丽的鲍格才别墅中却几乎从来见不到食物的迹象。这种情况有时简直到了骇人的程度。我几次三番地叫鲍里斯给早餐订面包，可他老是忘记。看样子他是溜出去吃的早饭。等他回来剔着牙，山羊胡子上还挂着蛋黄。他下馆子吃是为了我着想。他说要是他大吃一顿，我在一边瞧着，他会难受的。

我喜欢凡·诺顿，但我不敢苟同他的自我评价。譬如说，我不赞同他是哲学家、思想家的说法。他不过是个“气管炎”而已。他也永远成不了作家。西尔维斯特也成不了，尽管他大名赫赫，红得象50000瓦的电灯泡。要说眼下我还存点敬意的作家，那只有卡尔和鲍里斯。他俩都是鬼迷心窍，心灵的深处炽燃着白色的火焰。他们疯了，五音不全。他们才叫惨呢。

而莫尔道夫也是个自行其是的受害者，他没疯，他不过是喝醉了墨水。他没有血管或者脉管，心脏或者肾脏。他是个塞满数不清抽屉的手提式旅行箱，抽屉里尽是用五花八门墨水写出来的标签，有白墨水，褐墨水，红墨水，蓝墨水，有朱红色，藏青色，橘黄色，赭色，杏黄色，青绿色，石华色，昂熟酒色，鲑鱼色，花冠牌雪茄烟色，铜绿色，葛更佐

拉白干酪色……

我把打字机搬到了隔壁，在那儿写写弄弄能从镜子里看到自己。

泰尼娅象是个和平女神。她老盼着厚笃笃的来信。不过还有个泰尼娅，一个将花粉播向四方、胀鼓鼓的种子似的泰尼娅——或者让我们这么说，颇有几分托尔斯泰的意味，一个打马厩里扒拉出个胎儿的场景。泰尼娅还是热病——是尿道，自由咖啡馆，孚日广场（法语），蒙帕纳斯林荫大道上晃眼的领带，黑漆漆的浴室，阿卜杜勒香烟，哀婉的（法语）柔板奏鸣曲，助听器，谈天说地的聚会，燃熄的赭黄色的乳房，妙不可言的吊袜带，几点钟了，是塞满板栗的金雉，塔夫绸般光滑的手指，昏朦的暮色投到了圣栋上，是肢端肥大症，谵妄，温热的胎膜，扑克牌碎片，血迹斑驳的地毯，柔软的大腿。泰尼娅说得人人都能听见：“我爱他！”当鲍里斯借威士忌浇愁时，她说道：“坐这儿来，欧，鲍里斯……俄国……我该如何是好？我在春情荡漾！”

到了晚上，我只要一看见枕头上鲍里斯的山羊胡子，人就变得歇斯底里起来，欧，泰尼娅，你那温暖的 cunt（女性阴部，禁忌语。）今在何方？那妙不可言的吊袜带、那柔嫩丰满的大腿又在何方？我阴茎里有根六寸长的骨头。泰尼娅，我要铍旋你那大而饱蘸精液的阴道里的每一曲皱褶，我要你带着外翻的子宫和疼痛的肚腹送你回西尔维斯特那儿去。你的西尔维斯特！是的，他懂得如何生火，我懂得如何给女人下面火上浇油。泰尼娅，我将那发烫的栓子插进你的身体，我使你的卵巢白炽起来。你那西尔维斯特是不是有点儿吃醋？是不是觉察到了什么？他感觉到我那阳具的残痕

了。我稍稍扩开了些你的唇岸，熨平了你的皱褶。等我完事后，你可以再和种马，公牛，山羊，雄鸡，圣·伯纳德干，你可以往直肠里塞蟾蜍，蝙蝠，晰蜴。要是乐意，你还可以以琶音撒尿，或者拨弄一架横在你肚脐眼上的齐特拉琴。泰尼娅，我在操你，因而你将被没完没了地操下去。要是你怕我在众目睽睽下操你，那我就私下里操你。我要从你的cunt那儿扯下几根阴毛，粘到鲍里斯的下巴颌上。我要一口咬住你的阴蒂，啐出两个法郎硬币来……

天空靛蓝如洗，朵朵纤云去无影踪，憔悴的树木绵延不断，树枝黝黑，形同梦游者。阴郁的鬼魅似的树。树干苍白，犹如雪茄烟的烟灰。至高至尊的寂寥，一派欧洲情调。百叶窗收拢，商店打烊。远近点点红光表明着约会。建筑物正面看上去颇为粗兀，近于令人生畏；墙面树影斑驳，却也显得洁净。走过校园（法语）时，我蓦地想起了另一个巴黎：那个毛妞（1874—1965，英国作家，文艺评论家），高更（1848—1903，法国画家，属后期印象派）的巴黎，乔治·摩尔（1852—1933，爱尔兰作家）的巴黎。我想起了那个当时正杂技跳跃般转换风格的惊世骇俗的西班牙人。我想起了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和他的可怕的宣言，我怀疑风格，那以庄重文体写出的风格，是不是已经完蛋了。说我头脑里满是这些杂乱的思绪，也不尽然；我只是在晚些，在过了塞纳河，将那狂欢的灯火抛在身后时，才一任自己胡思乱想。此刻，我的头脑空茫一片——唯有那映照着一个被遗忘的世界的奇迹之水激刺着我这空余感觉的生灵。林木夹岸，低垂于这面黯然失色的镜子；

风过处，树木瑟瑟，泪叶纷纷，哆嗦之余，河水回漩而过。我为这种景象所窒息。那般感觉，纵是万一，也无法与人沟通……

和平女神糟就糟在她有旅行小皮包却没有 cunt。她只要厚笃笃的信好往皮包里塞。厚厚的，听都没听说过的（法语）。现在的略纳，她曾经有过 cunt。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她给我们寄过几根下面的毛发。略纳——喜从风中嗅出快意的野驴。她在每座高高的山岗兜售皮肉——有时是在电话亭和盥洗室内。她给卡洛尔国王买了一张床和一只刻有其姓氏缩写的剃须杯。她躺在托特汉姆法院路，撩起衣服，用手指自己捣鼓。她用过蜡烛，罗马蜡烛和门把手。这块国土上没有一只阳具大到称她心的……一只也没有。男人们塞进她身体，蔫掉。她要的是伸缩自如的阳具，自行引爆的火箭，蜡和杂酚油搅成的沸油。只要你首肯，她会一刀剃下你的阳具，叫它永远停留在她体内。略纳，百万里挑一的娘们！一个专供实验用的娘们，没有一张石蕊试纸测得出她的颜色。她还撒谎，这个略纳。她从来没给她的卡洛尔国王买过床。卡洛尔不过是被她在头上安了一只威士忌酒瓶，她满嘴是虱子和明天。可怜的卡洛尔，他只能在她体内蔫掉，死去。略纳吸一口气，他就滑脱了出来——死哈似的。

极厚的信，听都没听说过的（法语）。缺背带的旅行小皮包。没钥匙的孔。这娘们，德国嘴巴，法国耳朵，俄罗斯屁股。cunt 是国际主义的。旗帜一摇，红晕就一路爬到咽喉。你从费理一于勒大道进去，从小城门（法语）那儿出来。你将小牛胰脏摺进了肥料车——自然是红色双轮小车。在乌克兰河和马恩河的汇合处，河水奔流而过堤堰，玻璃似躺

在桥下，略纳现在就躺在那儿，运河里满是玻璃和碎片；含羞草啜泣，窗上弥漫着湿漉漉，雾也似的屁。百万里挑一的娘们略纳！地地道道的 cunt，从中你能读到中世纪历史的玻璃屁股。

莫尔道夫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幅人物漫画。甲状腺亢进的眼睛，米奇林式的嘴唇，声音象是豌豆汤。刀夹下面挂着个小梨。随你怎么看，他总是那么幅全景画，和服系带上的鼻烟壶，象牙柄，雀麦粒儿，扇子，鬓角花纹。他发酵得太久，现在已经乌糟糟的了。掠尽了维他命的酵母。没有橡皮花束的花瓶。

牡兽在9世纪被配过两次种，文艺复兴又是一次，在整个犹太人大散居期间，他被吊在或黄或白的肚子下面。早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前，他身上就掺流着鞑靼人的血液了。

他五短身材，为此他好生发窘。他用松果状的眼睛看着他投映在无同一丈量标准的银幕上的剪影。他的声音和一个小头白痴的影子亦步亦趋，这使他乐不可支。别人听听不过是叽叽叫，到了他那儿却成了一声吼。

这是他的脑子。它是个圆形剧场，演员在场内串演多种角色。莫尔道夫将他要扮的角色一一演来，形式多样，绝无偏差——有小丑，玩杂耍的，柔体表演家，神父，好色之徒，江湖骗子。圆形剧场太小。他给它放上了甘油炸药。观众们被麻醉了。他把观众炸了个半死。

我徒劳地想接近莫尔道夫。这象是去接近上帝，因为莫尔道夫就是上帝——他向来如此，我不过是在记下……

我对他才看出些了道道，就被自己弃置一旁，再琢磨

出些名堂，现在又要做一番修正。我一下子拍住他，结果发现掌心里不是只粪金龟子，而是只蜻蜓。他以其粗俗冒犯我，又以其儒雅令我倾心。他健谈得令人窒息，而后又静默得象约旦河。

当我见他小爪子外伸，双眼冒汗，跑着碎步来迎接我时，我觉得是在见……不对，这么说不妥！

“象一个在水波上跳舞的鸡蛋（法语）”

他只有一根手杖——一根大路货的手杖。他口袋里揣着写有治疗厌世症（德语）药方的碎纸片。如今他全愈了，可给他洗脚的那个德国小姑娘却伤心欲绝。这象是诺南提提先生随身带着本古吉拉特语词典。“人人不可避免的”——毫无疑问，意即：必不可少。波罗夫斯基会觉得这一切不可理解，他一星期要换七根手杖，复活节还另备了一根。

我们之间有那么多个共同点，看上去就象从一面破镜子里照出来的几个自我一样。

我信手翻看自己的手稿，经过涂改的稿子。文学之稿笺。这不由让我小吃一惊。太象莫尔道夫了。只是我并非犹太人，非犹太人痛苦的方式与众不同。他们痛苦但没有神经病，照西尔维斯特的说法，一个不发神经病的人是不会理解痛苦的含义的。

我清晰地记起我是如何享用痛苦的。这就象你将一头幼兽抱到你的床上。它不时地用爪子来抓你——后来你真的害怕了。一般来说你没甚么好怕的——你要么放它走，要么割下它的脑袋。

有的人抵挡不住跑进兽笼里致伤的欲望。他们进去时甚至不带左轮手枪或者鞭子。恐惧使他们无所畏惧……对犹太

人来说，世界就是充满野兽的笼子。门锁着，他站在那儿，没有鞭子，没有手枪。他勇气过人，甚至连角落里的粪便都没有闻到。观众掌声四起，但他充耳不闻。这戏，他想，演室在笼中。这笼子，他思忖，就是世界。门锁着，他无望地兀立在那儿，发觉狮群听不懂他的语言。没有一头狮子听说过斯宾诺莎（1632—1677，荷兰哲学家，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它们怎么连牙齿都咬不进去？“给我们肉！”它们吼喝道，他呆呆地站立在那儿，思想冻结了起来，世界观（德语）成了不可即的秋千。狮爪只那么一击，他的宇宙进化论便顿为齑粉。

狮子也大失所望。它们期待的是鲜血，骨头，软骨，筋肉。它们嚼呀嚼的，可文字是糖胶树胶，糖胶树胶没法消化。糖胶树胶的上面还要撒上糖、胃肮酶、百里香和甘草。糖胶树胶采集者那会儿采集的糖胶树胶还不赖。糖胶树胶采集者来自一个下沉的大陆脊。他们带来一种代数的语言。在亚利桑那沙漠中，他们迎头撞见来自北方的茄子般光亮的蒙古人。时间稍晚于地球的陀螺仪倾斜——时值墨西哥湾流与日本暖流分道扬镳之际。在土壤的深处，他们发现了石灰华岩。他们以自己的语言刺绣地壳的深处。他们互相吞食内脏，森林在他们的上方四合，四合于他们的骨与颅骨之上，四合于他们的石灰华饰带之上。他们的语言失落了。此处或者彼处，你还能寻到笼中群兽的遗骸和一布满字的脑切片。

莫尔道夫，这一切与你又有何相干？你口中的言语不过是无序。说呀，莫尔道夫，我在等着听呢。没人知道我们在握手时汗流成河。你在遣词造句时，半开着嘴，腮帮子里的

口水汨汨作响，我一闪缩跳过了半个亚细亚。若是我操起你那根大路货的手杖，在你的肋上戳个小洞，我就可以收集到足够的材料将大英博物馆填满。我们站上五分钟，世上已千年。你是筛子，我的无序从你这儿滤过，分解成言语。言语的后面是混沌。每句话都是条儿，篾儿，但要编成一张筛子，没有也永远不会有足够的篾条。

我不在的时候，屋里挂上了窗帘。它们看上去象是在杂酚皂液中浸过的蒂罗尔桌布。房间里光影斑驳。我头昏眼花地坐在床上，思考着降世前的人。猛然，铃声大作，声音诡秘怪诞，我仿佛被带到了中亚细亚草原。铃声此起彼伏，或袅袅不去，或似酒残愁生。现在又静了下来，唯余最后一个音符兀自消受着夜之静寂——尖尖细细，火焰般扑闪一下便隐去了。

我暗暗跟自己订下个契约，凡是我写下的东西，一行也不去改动。我无意于完善自己的想法，也无意于完善自己的行动。除了屠格涅夫的完美之外，我以为只有陀思妥也夫斯基是至善至美的。（还有什么比《不朽的丈夫》更完美的呢？）如此，在同一环境中，我们有了两种完美。然而，在凡高的信札里，另有一种超然于此二者的完美。它是个人之于艺术的征服。

现在只有一件事令我特感兴趣，那就是将书中所有略去的东西都记录下来，依我所见，没有人对那些无所不在的赋予我们生活以方向和动机的因素加以利用。似乎只有杀人者才从他们予之的生活中提炼出某些令人满意的标准来。这个时代需要暴力，而我们得到的仅仅是流产的爆炸。革命不是

被掐死在蓓蕾中，就是成功得太快。激情很快便耗竭一空。人们又习惯自然地（法语）回到思想上去。问诸于世的一切都持续不了二十四小时。在一代人的空间里，我们生活着百万种生命。在对昆虫学，或深水海洋动物，或细胞活动的研究中，我们获得更多的……

电话打断了漫无止境的思路。有人来租房间……

看样子我在鲍格才别墅的生活得告一段落了。唉，我还是收拾起那些稿纸重新上路吧。到了个地方又会弄出点事情来。大小事情时刻都在发生。似乎我人到哪儿，哪儿就是出戏。人和虱子没什么两样——虱子钻入你的皮肤，埋在底下。你又是抓又是挠，直到弄出血来，可你没法根除虱患。在我所到之处，人们总是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悲剧。不幸、厌倦、悲伤、自杀——现在都渗到了血液中。空气里浸透着灾难、挫折和无益之举。抓呀挠啊，直至体无完肤。这一结局叫我心花怒放。我才不会泄气或者丧气呢，我乐此不疲。我迫切期待着更多的横祸，更大的灾难，更惨的失败。我要让这世界乱套，让所有的人都挠着痒痒死去。

我被迫过着一种节奏疯狂的生活，几乎没有时间将这些零星的笔记记录下来。电话来过之后，一个绅士挎着他妻子进了屋子。在谈交易的过程中，我上搂躺了下来。躺在那儿想下一步该怎么走。当然不会再回到那个同性恋者的床上，彻夜辗转反侧，脚趾头拨弄着面包屑。可恶的小杂种！要说比做娘娘腔的同性恋者更糟的，那就是做吝啬鬼了。一个哆